

温州方言略

WENZHOU FANGYAN
YUN LUE

沈克成·著



温州方言韵略

沈克成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州方言韵略 / 沈克成著. —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80743-895-3

I. ①温… II. ①沈… III. ①吴语 — 方言研究 — 温
州市 IV. ①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3202 号

温州方言韵略

沈克成 著

封面题字 张如元

作者摄影 何正镠

责任编辑 陈金霞 王松见

封面设计 王 珍

内文排版 金字斋设计服务中心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 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24.5

字 数 635 千

版次印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895-3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方言研究应该分为三个阶段：调查记录，描写归纳，理论建设。笔者在研究温州方言中力求遵循此原则，广泛采纳各家研究成果，参照兄弟方言的研究思路，对温州方言的语言现象及其相关的文化问题提出新的解释、新的见解。

在汉语方言的版图上，吴语在地缘上与北方官话方言直接接触，再加上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处于一个不断“官话化”的进程之中。但是，吴语地区北部和南部有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地形上的平原和山区之别。在南部吴语地区，由于山水阻隔，交通闭塞，个人生活空间相对固定，方言接触难得发生，所以吴语的传统面貌更多地保存在浙南地区的方言中。温州方言正是南部吴语的代表，因而，温州方言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正因为温州方言的独特性，引起了语言学家的高度关注，可以说，温州方言的研究起步比较早，成果比较多，水平也比较高，而且还涌现了一批熟悉温州方言的知名语言学家。但是，在学术领域，至今依然还留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进一步深入对温州方言的研究和整理，不仅有利于吴语史和汉语史的研究，也可以促进民俗、历史、社会等相关学科的研

究和建设。

由于温州方言是近两千年悠久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它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并呈现出独特的地方风采,因此,作为本土的方言研究工作者,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把方言记录下来,保存下来。这将成为后代子孙研究人类发展历史的宝贵线索和资料。总之,温州方言是一座富矿,我们现在挖掘出来的宝藏还嫌太少太少。

研究和整理任何一个地区的方言,应该着重从语音、词汇、语法、熟语等四方面入手,尤其是前两者,显得更为重要,其难度也相对较高。笔者于2009年出版的《温州话词语考释》,试图对温州方言的特征词语作一较全面、较翔实的整理和考释;笔者于2010年出版的《温州话字林》,则试图利用音韵学原理,由唐宋中古音系直接推出现代温州话的标准读音。由于《温州话字林》收字达两万多,囊括了电脑中所有的汉字,不仅需要对每一字注出普通话读音和温州话读音,还需要对字义作一简明的解释,因而篇幅浩大,不可能在书中再对温州话读音的“来龙去脉”作一详细交代。

《温州方言韵略》则试图从理论上对温州话语音的来历、演绎、发展作一个全面的交代,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温州话的历史变迁;其二,自中古音至现今温州话的纵向演绎;其三,温州话与普通话的异同;其四,温州方言内部的横向比较。

这里需要向读者交代清楚,为什么前面两书都以“温州话”命名,而此书却改以“温州方言”命名呢?其实,两者指的都是一个历史范畴,一般地说,它所指称的对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

不同，古代时范围宽一点，近现代范围窄一点。我们今天所说的“温州话”，有广狭两种含义，所谓广义和狭义，是就地域和时间而言。从最狭窄的意义上说，“温州话”仅指今天温州市区的本地人（即从小生长在此的本地居民）所说的方言，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温州话”，它甚至不包括各个郊县（市、区）的方言。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所谓“温州话”是指属于今天温州市行政区范围以内从古到今所有人的说话或正在说的话。

本书的书名是“温州方言韵略”，其所讨论范围自然包括温州市行政区所辖各县、市人们所说的几种差异较大的方言。显然这是个较大的范围，也是个很深的课题。

在本书中，我特意作了这样的界定：以“温州话”专指温州（市、区）所说的方言，以“瓯语”泛指温州地区各县（市、区）所说的温州话，“温州方言”则指温州地区各种方言（详见第一章第三节“温州方言系属及源流”）。

我出生在温州市城内，对温州话比较熟悉，所以本书侧重于叙述和探讨以温州市区为代表的“温州话”。同时也涉及瑞安、乐清、永强等地所说的近似于温州话的“瓯语”。现今，我虽已年逾古稀但仍壮心不已，如果健康条件允许，我希望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再从“瓯语”扩展到“温州方言”，然后再扩大到“浙南方言”。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温州话的起源演绎	(1)
第一节 从温州话的演变看历史	(1)
一、古越语(侗台语)	(1)
二、江东方言	(3)
三、古吴语	(4)
四、南吴语	(7)
第二节 从百越语到吴语的嬗变	(7)
一、海口模式和上海模式	(9)
二、温州方言的发端在汉末东吴	(10)
三、温州话至迟在唐宋时形成	(11)
四、移民受温州话同化	(12)
第三节 温州方言系属及源流	(13)
一、温州方言的种类	(13)
二、温州话的归属之争	(16)
第二章 国际音标与拼音方案	(19)
第一节 国际音标	(19)
一、元音部分	(19)
二、辅音部分	(23)
第二节 普通话语音系统	(26)
一、声母系统	(27)

二、韵母系统	(27)
第三节 温州话拼音方案.....	(29)
一、声母系统	(30)
二、韵母系统	(30)
第四节 音韵学基本概念.....	(31)
一、声母	(31)
二、韵母	(35)
三、声调	(40)
第三章 温州话的语音系统.....	(42)
第一节 温州话声母系统.....	(42)
一、声母发音要领	(42)
二、声母发音详析	(46)
第二节 温州话的韵母系统.....	(58)
一、阴声韵	(60)
二、阳声韵	(70)
三、入声韵	(79)
第三节 温州话的声调系统.....	(87)
第四章 温州话的连调变读.....	(93)
第一节 二字组连读.....	(94)
一、首字阴平	(94)
二、首字阳平	(97)
三、首字阴上	(100)
四、首字阳上	(103)
五、首字阴去	(106)
六、首字阳去	(109)
七、首字阴入	(112)
八、首字阳入	(115)
第二节 三字组连读	(119)
一、首字变升调的几种调式	(120)

二、首字变降调的几种调式	(122)
第三节 多字组连读	(126)
第四节 二字词连读变调值	(128)
第五章 温州话的语流音变	(132)
第一节 同化现象	(132)
一、顺同化	(132)
二、逆同化	(133)
三、声调同化	(133)
第二节 合音现象	(134)
第三节 减音现象	(136)
第四节 转音现象	(137)
第五节 腔化现象	(137)
第六章 温州话新派和老派的差别	(139)
第七章 中古音与温州话的关系	(156)
第一节 中古音与温州话的对应	(162)
第二节 中古韵与现代韵的对应	(164)
第三节 古摄韵与温州话的对应	(188)
一、阴声韵	(188)
二、阳声韵	(214)
三、入声韵	(237)
第四节 古等韵与温州话的对应	(252)
一、开口一等	(254)
二、开口二等	(256)
三、开口三等	(258)
四、开口四等	(264)
五、合口一等	(265)
六、合口二等	(268)
七、合口三等	(269)
八、合口四等	(274)

第八章 温州话与普通话的比较	(275)
第一节 声母部分	(275)
一、概述	(275)
二、普通话与温州话声母的对应	(283)
三、温州话与普通话声母的对应	(294)
第二节 韵母部分	(304)
一、概述	(304)
二、按普通话音韵排列	(306)
三、按温州话音韵排列	(340)
四、按中古音韵摄排列	(373)
第三节 声调部分	(398)
第九章 温州鹿城话	(402)
第一节 鹿城话语音系统	(402)
第二节 鹿城话常用字同音字汇	(405)
第三节 鹿城话语音分析	(442)
第十章 龙湾永强话	(478)
第一节 永强话语音系统	(478)
一、声母	(478)
二、韵母	(480)
三、声调	(482)
第二节 永强话常用字同音字汇	(483)
第三节 永强话与温州话的区别	(517)
一、声母	(517)
二、韵母	(519)
第四节 温州话与永强话的比较	(562)
第十一章 瑞安城关话	(570)
第一节 瑞安话语音系统	(570)
一、声母	(570)
二、韵母	(571)

第二节 瑞安话常用字同音字汇	(574)
第三节 瑞安话与温州话的区别	(609)
一、声母	(609)
二、韵母	(611)
第四节 温州话与瑞安话的比较	(656)
第十二章 乐清乐成话	(663)
第一节 乐清话语音系统	(663)
第二节 乐清话常用字同音字汇	(666)
第三节 乐清话与温州话的区别	(701)
第四节 温州话与乐清话的区别	(750)
后记	(759)
参考书目与文献	(765)

第一章 温州话的起源演绎

第一节 从温州话的演变看历史

原来温州不是讲温州话的,这种温州话是从三国时期开始讲的,到了唐宋时期才正式定型。文献表明,我国各个大方言在唐代都已形成,唐时国家安定兴盛,温州也不例外,温州方言自然也在那时候形成并巩固下来。

那么在早期的温州,是讲什么话呢?我们先来看看下面一个图表:

(楚人治越) (秦汉开拓,晋室东渡) (宋室南迁)

古越语(侗台语)——江多方言——古吴语——南吴语。

一、古越语(侗台语)

地处东南的温州在秦汉以前为瓯越地,属百越的一支,主体民族为百越人。百越有於越、瓯越、闽越、东越、扬越、南越、骆越等。绍兴一带叫於越,温州一带叫东瓯越,福建叫闽越,广东叫南越,广西叫西瓯越,越南叫骆越。越人说的是越语。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原来有一个国家叫东瓯国,东瓯国有东瓯王,叫驺摇,是勾践的子孙,驺不是姓,而是“主子、酋长、头人”的意思,是表示身份的称呼。驺摇的身份是东海王、海阳侯,他的名字



叫“摇母余”，摇是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驺摇当时讲什么话呢？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称霸中原。勾践十年生息，曾经发表“维甲令”，这个维甲令还保留在那儿，其中说的有越语，也有汉语，是以汉语来作注释，这说明当时越人讲的是越语。

从文献记载与语言材料表明，古代吴越两国同说一种话即古越语，它跟北面的齐国不能通话，与西边的楚国也不同语。齐楚两国说的是汉语（华言），吴越两国说的不是汉语。越国为百越之一的於越，据传说，吴国来自中原，号称与周同姓为华族，王族可能会说华语，但经与越族数百年相处之后，能否在日常说话中将华语保持下来？已很难断定。

古越语属于侗台语，是今日侗语、水语、壮语、傣语、黎语、泰国泰语、越南京语、缅甸掸语等共同祖语的兄弟语。

古越语最为明显的佐证是：

（一）语法方面

1. 温州话构词法中有一批词的修饰成分放在中心词之后。

定语后置于名词，如“板砧，膀蹄，饭焦，酒汗，楼阁，闹热，墙围，笋干，头衔，鞋套，鞋拖，腰身，针金，鱼生，菜头生，江蟹生，豆腐生，豆腐软，菜咸，菜干，老鼠黄，篾青，篾黄，鱼咸行，人客，风颶，天色冷，天色热，肉碎儿”等；

副词后置于动词，如“饭吃添，你走好，走快俫，我走道（肇），你吃先”等；

副词后置于形容词，如“红显、好险、苦倒”等。

这些也是侗台语的习惯词序，因此，我们推测古瓯越语在温州话中仍有丰富的底层遗留。

2. 对不同性别的动物称呼常后加，如“猪牯，猪娘”等。

（二）词汇方面

古越语有许多基本词汇跟现今的泰、傣、壮、侗、京语相同，例如：

田野，温州话说“垟”；木筏，温州话说“排”；骂人，温州话说

“讚”；阉割，温州话说“斲”，音同泰语。

大锅，温州话说“铫”；柚子，温州话说“橐”；跌，温州话说“踳”，音同侗语。

鞋隔褙，温州话说“迫”；鸟啄物，温州话说“咄”；又、也，温州话说“亦”；酒坛子，温州话说“埕”；傻、蠹，温州话说“憨”，音同壮语。

云雾，温州话说“雾 mmoe⑥”，音同水语。

上瘾，温州话说“念头”；勉力支撑，温州话说“生”；蓓蕾，温州话说“蕊”；抚摸，温州话说“捋”，音同越南语。

抛物，温州话说“甩”；锅盖，温州话说“镬匱 kag”，音同拉珈语。

这些都应该是古百越语残留的“底层”。

温州的形容词修饰式不仅有后附重叠摹状成分的，如“红东东”等；有前附单音摹状成分的，如“雪白、血红”；更有后附单音摹状成分的，如“苦瞪、矮矬、深顿、光烫、长梢、软烘、重坠、浅撇、圆绲、尖溜、燥索”等。这种构词式都是侗台语的常用形式。

(三) 语音方面

在壮侗语族语言中，喉塞声母是最常见的声母，而浙南的永嘉北部、文成一部及青田等山区，古帮母和端母有好些地方也念成喉塞音，如“疤带”等，这是典型的古吴越语的遗留。

后来，闽越跟东瓯不和，东瓯国王向汉武帝请求西迁，于是将4万子民迁往安徽。当时东瓯国绝非只有4万人，迁走的4万人仅是王室、军队和富豪们，而大多数老百姓没有走。到了三国时，这里成了回浦县。后来汉人大量进入，政权被汉人掌握，但老百姓说话的习惯一时是改不了的，尤其在山区还保留着古音，这叫语言的底层。到三国时，这儿才推行汉语。汉语有从北边来的，也有从西边来的。

二、江东方言

吴越地区在春秋时为吴国、越国领地，后吴为越并，语言并无变化。公元前3世纪，楚国灭越，派春申君加强对吴越之地的统治。



吴地被列为三楚之一的“东楚”。楚治吴始于公元前 249 年，至 310 年西晋“永嘉之乱”洛阳陷落，共有 560 年历史。直到秦统一中国后，楚人在吴越等地仍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

东楚方言与古吴越语相融合形成一种有地方色彩的汉语——江东方言。这是楚人给吴越地区带来的最初的华夏语影响。从此，汉语通过楚方言的形式大量地进入吴越。上古南方汉语只有楚语，原始吴语也应由楚语分化而来。

温州话中至今还保留着南楚沅湘方言，如“憇(发怒)、过人(染病)、𠵼(抛弃)、嬉(游玩)、侃(调戏)、訾那(怎么样)、懶悶(不修边幅，工作不认真)、头髦公公(螳螂)、土狗(蝼蛄)、晒谷壠、吃吃嬉嬉眙眙戏，牛拔过眙勿着虱爬过密密掐”等最具温州方言特色的词都见于楚语。这正反映了楚并越后对吴地的影响，这以后形成的江东方言，更是吴语的直接祖先。江东方言是温州话中前、中古层次(白读系统)的主要来源。

江东方言在六朝时称为“吴语”，但性质跟今吴语不同，它应是现代吴语、江淮官话、闽语、徽语的共同祖语，因此我们称之为古吴语。

三、古吴语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分全国为 36 郡，于吴越地东置会稽郡、西置鄣郡；汉初曾一度合并，后又改会稽为吴郡，改鄣郡为丹阳郡；至东汉又分置会稽、吴郡。秦汉置郡设官驻兵，标志着汉人对吴越地区进入正式开拓阶段。

吴语方言应是以此等地方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但当时越族力量还很强，浙南、福建一直还是越人天下。汉武帝虽然诏命徙瓯越、东越、闽越于江淮，但不过迁走了三越的王族、军队主力与豪强，广大散居的、部分没有被汉化的越人退入山区成为“山越”，他们后来又重回故地，形成了回浦(温州)、冶(建安)、东冶(福州)三县。直至三国时，在许靖致曹操书中，还叙说自己“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

千里，不见汉地”，说明那时浙南、福建还没有被真正完全控制。难怪乎西汉末扬雄所记“吴越”方言词主要还是侗台语词汇了，这说明后来吴语方言的形成是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

永嘉丧乱，五胡乱华，晋室东渡，金陵成为六朝政治文化中心，大量汉族移民南下。据不完全统计，渡江南下的士族和百姓多达一百万人以上。南下汉人带来的北方话和江南原有的方言差异很大。在西晋末年以前，江南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江东方言。但在东晋以后，长江南方逐渐形成了古吴语。

中国早期文明虽以北方为主，但中国文化视北方为正宗的看法是不全面的。因为自东晋天马渡江之后，北方文化屡遭战乱破坏，大量士人因避战乱南迁，中国文化中心就开始逐渐南移。

据史载，衣冠南渡以后，80% 的北人移居南方，剩下 20% 的北人与大批涌入的胡人杂居。经过这番民族大迁徙，南北方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大致是：南方为汉人，包括原来的非汉民族；北方为胡人，掺杂少数残留的原北方汉人。原先的北人到了南方，渐渐融入南方，成为真正的南人。而残留北方与胡人杂居的少数北人，又在不断汉化轮番入侵的胡人。

宋代也有大量北人移居南方，至北宋灭亡之际，这一民族迁徙达到高潮，从而使南人北人的比例大幅逆转。汉时北人与南人之比为 8:2，南宋时则反过来为 2:8。可以认为，传统中国的北方已经完成民族大换血。自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以来活跃在中原历史舞台的“中国人”，基本上换成了一批一批来自更北方的外族人。

宋室南渡，更使首都临安（今杭州）的吴语带上官话色彩，大批以旧都汴洛人为中心的北方移民集中在杭州，移民的中州话跟杭州吴语发生融合，使杭州话带上明显的北方话色彩，发展成以吴语为骨干而掺杂北方话代词、助词系统的一种特殊吴语方言——杭州吴语。拿今杭州话跟周围吴语比较，杭州的“他们、的”等说法，“不、儿”等读法，显然是从中州话来的。杭州人说的就是宋代由汴京中原官话渗入吴语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话。例如北方“儿”尾读[1]，



不同于吴语[n]，杭州话“儿”尾读[1]是融合北方的结果。这种融合局限于杭州一城，表现为语言岛式，在其郊县余杭，儿尾则仍读[n]而不读[1]，更不用说其他吴语地区了。这表明当时吴语方言已很稳固，除了在北方移民占优势的国都临安，一般吴语地区都未受到太大的、明显的冲击影响。

这一大换血，至元末历时一千年。加入中国的外来民族是分期分批来的，无论出自什么原因，都是入境随俗，被分期分批地汉化成北方汉人。他们原来的民族，几乎都已消失。

一般认为，北方方言形成并逐渐为汉人接受，成为了汉语内部较为一致、相互之间基本能听懂的一大方言。这种新兴的语言成为了一个新的语种——官话。随着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官话方言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扩展传播，进入南方汉语的使用地区，与它们交叉折衷，形成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两种分支，并凭借政治优势，深刻地影响了吴、湘、粤、赣、客、闽等南方汉语的语音、语汇和语法，从而形成了今天中国汉语语种地理的基本格局。

后来，元朝统治者将“汉人”与“南人”分为两个不同民族。当时“汉人”讲汉语，即讲有卷舌音而没有入声的北方话；“南人”讲“南语”，即有入声而无卷舌音的南方话。此种语言状况，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今天的南方人，讲不好普通话的最大障碍，还是一个老问题：不会卷舌音，其次是前鼻音、后鼻音分不清楚。

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认识到统一的官方用语的重要作用，于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去掉一些土话，并加进少许其他地方的用语，这种统一的“书面化口语”最终趁着五四反帝运动的社会激动情绪击溃了与南方汉语有着血脉联系的古代汉语。

但是毋庸置疑，南方汉语基本上保持了历代南迁汉人带来的古汉语传统，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汇和一部分古代语法，它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追溯古典人文传统的重要资料。